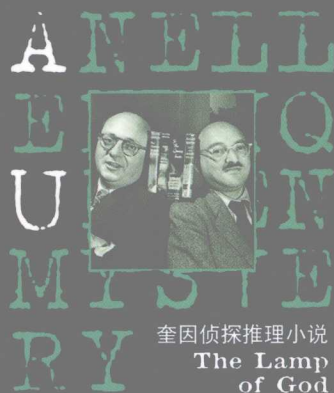


推理
MYSTERY
荣誉出品

上帝之灯

「美」埃勒里·奎因 著 韩长清 译



Frederic Dannay
"Ellery Queen"

Ellery Queen
in Memphis B. Lee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上帝之灯

(美国) 埃勒里·奎因 著

韩长清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帝之灯/(美)奎因(Queen,E.)著;韩长清译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8.12

(奎因推理侦探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204-09961-0

I. 上… II. ①奎…②韩… III. 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205483号

THE LAMP OF GOD by ELLERY QUEEN

Copyright: © 1935 by Ellery Queen. Copyright renewe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- MORI AGENCY,

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X INNER MONGOLIA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版 © 200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:05-2008-008号

上帝之灯

(美)埃勒里·奎因 著

韩长清 译

责任编辑 王继雄

封面设计 宋双成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4.5

字 数 85千字

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4-09961-0/I·2105

定 价 9.80元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 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659

总 序

美国推理小说家埃勒里·奎因（Ellery Queen）作为黄金时代三大家之一，他的许多作品被推理小说迷奉为主璧，成为推理小说史上无法跳过的经典。

1999年《奎因现代侦探小说集》的出版，使得广大中国读者能真正感受到这位推理小说大师的魅力。事隔十年，《岁月·推理》杂志社携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，再次推出埃勒里·奎因的十部作品，其中包含了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的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（The Egyptian Cross Mystery, 1932）和《恶之源》（The Origin of Evil, 1951），对于喜爱奎因的推理小说迷来说，不啻为一件当浮大白的快事。

1941年，埃勒里·奎因创办了著名的《埃勒里·奎因神秘杂志》（EQMM），奎因本人为这份杂志定下了基调，那就是：“将侦探小说作家的眼界提升到真正的文学高度……鼓励同行创作优秀作品并为之提供展示场所……发掘立志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新作家。”创办杂志，是埃勒里·奎因除了创作之外对推理小说的又一大贡献。

《岁月·推理》杂志自2006年创刊以来，在大力扶植、培育原创推理作者之外，也不遗余力地向读者推介国外优秀的推理作

品。我们在策划推理书系时，将其分为“原创”和“经典”两大系列，两年来陆续推出了十多部原创系列作品，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原创推理作者。推理书系作为一个品牌可谓深入人心，现在推出经典系列也正得其时。

将奎因作品作为推理书系经典系列的首部曲，可说是再合适不过。无论是作为推理小说迷，还是媒体出版人，我们都能深深感到这种仿佛命运冥冥注定的奇缘巧合，也许这也算是中国推理小说史上的一段佳话吧。

“今日良宴会，欢乐难具陈”，翻开这一页，去尽情享受推理小说带来的乐趣吧，就像奎因在他的小说里反复提到的那样——“狩猎愉快”！

推理盛宴才刚刚开始。

《岁月·推理》编辑部

目 录

第一章 阴宅疑案	(1)
第二章 消失的房子	(36)
第三章 峰回路转	(63)
第四章 失而复得	(68)
附录	(79)
埃勒里·奎因:美国侦探小说的代名词	
(埃勒里·奎因生平及作品介绍)	(84)
金色的夏天	(85)
作家的诞生	(89)
大显身手	(95)
巅峰时代	(101)
最后一击	(107)
奎因父子	(111)
推理难题	(116)
奎因的影响	(122)
奎因在中国	(130)

荒谬绝伦的事发生了，别说老谋深算的律师，就连鼎鼎大名的侦探埃勒里·奎因都茫然如坠五里雾中。多亏上帝之灯照散了迷雾，显露出阴险狡诈的罪犯的原形。

第一章 阴宅疑案

如果一个故事这样开始：从前，蜷缩在荒郊野外的一所屋子里，住着一个名叫梅休的老年隐士，一个疯子似的人，他埋葬过两个妻子，过着死人般的生活；这所屋子以“黑屋”闻名……如果一个故事这样开始，怕是谁也觉得不足为奇。天下有的是住在这种屋子里的这种人，神秘的事物时时在他们完全不切实际的脑海里迷离恍惚显现。

且说埃勒里·奎因先生，不管他的生活起居是如何凌乱，脑子却是井然有序。他的领带和鞋也许满房间里扔得到处都是，但在他的脑壳里，一部上好了油的机器像行星系统一般在精确无误地运行。因此，如果有这么一个有关已死的西尔威斯特·梅休和他的入土的两个妻子以及那所阴暗住宅的神秘疑案，你可以确

信无疑，奎因的脑子会把它攫住，将它反复盘量，抽丝剥笋，条分缕析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弄得明明白白。理智，这就是。没有什么异端邪说能骗得了这家伙。老天爷，决不可能！他在哪里都是脚踏实地。一加一总是等于二，什么也都是如此。

不错，麦克白^①曾经说过，人们见过石头走路、听过树木说话；但是，呸，这些书上的幻想！如今这个时代，有了共产国际、和平竞争、法西斯、导弹试验，那些说法就成了无稽之谈。事实是，奎因先生会说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冷酷、残忍的世界上，有某种对奇迹有害的东西。奇迹就是不再发生，除非是愚蠢的奇迹或是举国贪婪的奇迹。任何略有头脑的人都明白这一点。

“哦，是的，”奎因先生会说，“有来自衰落东方和原始非洲的瑜伽教徒、伏都教徒、托钵僧、萨满教僧以及其他魔术师之类的人，但没人——我是说有头脑的人，去理睬这种可怜的把戏。这是个理性世界，世上发生的一切都必须有一个理性的解释。”

你不可能指望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，比如说吧，一个三维的、有血有肉、实实在在的人会突然间弯腰抓住鞋带，飞了开去。或者一头水牛在你眼前会变成一个金发小男孩。或者一个死了一百三十七年的人会推开他的墓碑，从墓里走出来，打着呵欠，接着唱三段《阿尔芒蒂耶尔的少女》。或者甚至于，还拿前面的事来说，石头会走路，树木会说话——是的，尽管说的是亚特兰蒂斯^②或叫作默的语言。

或者……你会指望吗？

西尔威斯特·梅休宅子的故事是个奇怪的故事。这种事情发生后，正常的心智在它们的基础上动摇了，信仰眼看就要像瓷器

① 麦克白：莎士比亚戏剧《麦克白》中主角，篡权者，暴君。

② 亚特兰蒂斯，被称为“大西洋神岛”，希腊神话中的地名。据柏拉图的《会饮篇》，大西洋上有个岛曾用此名。因岛上居民阿特兰特人桀骜不驯，天神宙斯下令将此岛沉入海底。

一样摔成碎片。在这整个荒诞不经、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之前，上帝本人也参与其中。是的，上帝参与了西尔威斯特·梅休宅子的故事。这就使得这一案件成了瘦削的、不知疲倦的不可知论者埃勒里·奎因先生曾经参与过的案件中最卓越的案件。

梅休案件的早期之谜微不足道——其谜在于缺少某些相关的事实；虽也不乏引人兴趣之处，但几乎不带丝毫超自然的性质。

那个阴冷的一月早晨，埃勒里伸开四肢，躺在咝咝作响的炉火前面的地毯上，拿不定主意是鼓起勇气走上滑溜的大街、冒着刺骨寒风去中央街寻乐子好呢，还是躺在原处不动享受懒福好。这时电话铃响了。

是索恩的电话。埃勒里吃惊不小。每当想到索恩，他心中必定显现出一个坚如磐石的人——一个四肢细长、满头灰色浓发的汉子，大理石般的脸颊，玛瑙般的眼睛，整个躯体像是镶着一层乌木。这会儿索恩很激动，嗓音粗哑不清，明白地显示出他的情绪。就埃勒里的记忆所及，这是第一次索恩显露出一点儿人情味。

“怎么啦？”埃勒里问。“我希望不是安有什么不适吧？”安是索恩的妻子。

“不，不。”索恩声音嘶哑，说得很快，像是刚才一直在跑步似的。

“你究竟去哪儿了？我昨天才见到过安，她说她几乎有一个星期听不到你的音讯了。当然啦，你妻子对你专心于那些没完没了的法律事务已经习以为常，但六天没露面——”

“听我说，奎因，别打断我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能在半小时内五十四号码头与我见面吗？在北河上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索恩可笑地咕哝了句听来像是“谢谢上帝”的话，急急忙忙说下去：“打个包裹。准备在外住两三天。带支手枪，带枪尤

其要紧，奎因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埃勒里说，其实压根儿没明白。

“我在接古拉达公司的科罗尼亚邮轮。今早到码头。我跟一个名叫赖纳克的人在一起，赖纳克医生。你算是我的同事，懂吗？要摆出一副铁板面孔，无所不能的样子。别和善。别问他——或者我——任何问题。也别让自己被探出口风。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，”埃勒里说，“但不是十分清楚。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替我打电话给安。代我问候她，告诉她我还有几天回不了家，但你和我在一道，我身体好。再让她打电话到我事务所，向克劳福德解释一下。”

“你意思是说，连你的合伙人也不知道你一直在干什么？”

但索恩已把电话挂了。

埃勒里放下话筒，皱着眉头。这真是奇怪到极点。索恩一向是个稳健的人——一个成功的律师，私生活无懈可击，法律事务枯燥乏味。如今，老索恩竟卷进了一个蛛网般的谜之中……

埃勒里痛快地吸了口气，打电话给索恩太太，尽力将声音让人听来放心。又大声召唤杜娜。把几件衣服丢进一只旅行袋，作着怪相给他的0.38口径手枪装上子弹。草草给奎恩巡官^①留下便条，奔下楼梯，跳进杜娜叫来的出租车，到达五十四号码头时，离约定时间只差三十秒。

埃勒里还没来得及注意索恩身旁的那个大胖子，他立即就看出，这位律师的样子糟透了。他的身子在苏格兰花呢大衣里缩做一团，就像一只还没成熟就死在茧里的蛹。离上次埃勒里见他只不过几个星期，他像是老了好几岁。他那平时柔滑的钴色^②腮帮满布胡茬，连他的衣服看来也显旧，缺乏料理。在他紧握住埃勒

① 奎因巡官，指埃勒里·奎因之父老奎因（理查德·奎因）。

② 钴，一种磁性金属元素。钴色为银白色。

里的手时，他那充血的眼里偷偷闪过一丝欣慰的光亮，这对了解索恩自负和沉着的人来说，几乎感到伤感。

但他只是说：“喂，你来啦，奎因。恐怕我们要比原先预料的多等会儿了。来跟赫伯特·赖纳克医生握握手。医生，这是埃勒里·奎因。”

“你好，”埃勒里草草地说，碰了碰那人戴手套的大手。他想，要是让他装做无所不能，他也满可以粗鲁点儿。

“感到意外吧，索恩先生？”赖纳克医生用埃勒里所曾听过的最深沉的声音说；这声音从他宏大的胸腔发出来，隆隆作响，像是雷的回声。他那一对淡褐色的小眼睛非常、非常冷酷。

“一个愉快的意外，我希望，”索恩说。

埃勒里把双手窝成杯状点一支香烟，同时朝他朋友的脸瞟了一眼，在那张脸上看到了赞许。如果他刚才行事定调对头的话，他便知道往后怎么做。他扔了火柴，突然转身朝向索恩。赖纳克医生以一种半感迷惑、半感有趣的样子打量他。

“科罗尼亚号在哪？”

“被拦在检疫处，”索恩说，“船上有人得了不知什么重病，要查清其他乘客是否感染比较困难。要几个小时，我明白。我们进候船室歇会儿吧。”

他们在拥挤的候船室里找到了座位。埃勒里把他的旅行袋放在两脚之间，让自己坐得能看到他的两个伙伴脸上的每一种表情。在索恩压制住的激动中有着某些东西，胖医生周身更有一种引人注意的气氛，强烈地激起他的好奇心。

“艾丽丝，”索恩用一种随便的语气说，就像是埃勒里知道艾丽丝是谁似的，“多半变得不耐烦了。但这就是梅休家族的一个特性，我从与老西尔威斯特不多接触中看出这一点。是吧，医生？然而，话又说回来，老远里一路从英国赶来，结果到了家门口却受阻，也着实叫人难忍。”

这么说，他们是在迎接一位艾丽丝·西尔威斯特，埃勒里想，从英国乘科罗尼亚号抵达。好个老索恩！他几乎笑出声来。“西尔威斯特”显然是梅休家一个长辈，艾丽丝的什么亲戚。

赖纳克医生的一对小眼睛盯着埃勒里的旅行袋，礼貌地以他深沉的声音说：“你要去什么地方吗，奎因先生？”

这么看来，赖纳克不知道埃勒里要陪他们一道走——不管他们去什么地方。

索恩的身子在大衣里动了动，像一袋枯骨格格作响。“奎因跟我一道回去，赖纳克医生。”他声音尖利，怀着敌意。

胖子眨眨眼，他的一双眼睛深藏在半月形的潮乎乎的肉里。“真的吗？”他说，相形之下，他的男低音显得温和。

“也许我原该解释一下，”索恩粗鲁地说。“奎因是我的同事，医生。这个案子使他感兴趣。”

“案子？”胖子说。

“是的，从法律上说。我真的不忍心拒绝他帮我的乐趣——啊——维护艾丽丝·梅休的利益。我相信你不会介意吧？”

这是一场殊死的较量，埃勒里业已确信。某件重要的东西危在旦夕，索恩以他执拗的脾气决心保护它，不管是用武力还是用狡诈。

赖纳克臃肿的眼皮垂下来盖住了眼睛，两只大手合在肚子上。“自然，自然不，”他用由衷的声调说，“有你奎因先生参加，真是叫人太高兴了。也许有点儿意外，但却是令人高兴的意外。意外跟对诗歌一样，对生活也是绝对需要的。是吧？”他嘿笑着。

塞缪尔·约翰逊^①的话，埃勒里想，识出了医生话的出处。他突然想到医生与约翰逊体貌上的相像。层层脂肪下是坚毅刚

^① 缪尔·约翰逊（1709～1784），英国作家、评论家、辞书编纂者，编有《英语辞典》、《莎士比亚集》，作品有长诗《伦敦》等。

强，狭长脑壳里是机智灵敏。这人坐在候船室里的长凳上像条章鱼，懒洋洋的，没点儿生气，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。漠不关心——就是这样，埃勒里想；这人遥不可及，像是空旷地平线上的雷雨云，模模糊糊，神秘莫测。

索恩声音疲惫地说：“我们去吃午饭吧。我饿了。”

到了下午三点钟，埃勒里感到自己疲惫之极，老了许多。几个小时忐忑不安、小心翼翼的沉默，面带笑容在暗藏危险的陷阱间穿行，足以让他知道要保持警惕。每当危机呈现或危险从未知的地方可能来临时，他常常觉得十分棘手，内心紧张。某种不正常的事正在发生。

当他们站在码头上，注视着科罗尼亚号庞大船体缓缓推进时，他在琢磨这漫长、艰难却又意味深长的几个小时内发现的零星资料。他如今明确地知道，那个叫做西尔威斯特·马休的男人死了，他是个明显的妄想狂患者，他的屋子僻处在长岛人迹罕至的荒野上。艾丽丝·马休是死者的女儿，从童年起就离开了她父亲，这时正站在科罗尼亚号甲板上某个地方，毫无疑问，正在尽力朝码头方向张望。

他也把赖纳克这个不同一般的人物放入这个谜中。这胖子是西尔威斯特·马休的异母兄弟，在老人生病的最后那段时间他也是马休的医生。老人生病和在世看来是近来的事，因为谈话里提到“葬礼”，话里虽说不上多么伤心，却说的是新近的事。还有个赖纳克太太在背景上若隐若现，有个古怪的老太婆是死者的妹妹。但这谜是什么，为什么索恩如此烦躁不安，埃勒里却想不出个究竟。

邮轮终于系上了码头。船员们四处奔忙，汽笛鸣响。跳板搭好，旅客们在常有的欢声笑语和拥抱中一群群地登岸。

赖纳克的小眼睛里闪现出感兴趣的光芒，而索恩在哆嗦。

“她在那儿！”律师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。“根据她的照片，

我在任什么地方都认得出她。那个戴棕色包头巾的苗条姑娘！”

在索恩急匆匆地走开时，埃勒里热切地打量那姑娘。她是个高个儿的可爱的女子，正在焦急地察看着人群。她的动作富于弹性，表现出的美更多于敏捷。她面貌清秀，那种协调和谐近乎美丽。她的衣着如此朴素低廉，他不由得眯起眼睛。

索恩和她一道回来，轻拍着她戴手套的手，平静地跟她说说话。她的面孔容光焕发，有一种自然的快乐，这使埃勒里确信，在她面前的不管是怎样的谜或悲剧，她此时还一无所知。然而，在她的眼周嘴角显出某些迹象——疲乏，紧张，焦虑，他不能正确地指出确切的原因——使他困惑不解。

“我太高兴啦，”她用一种有教养的声音低声说，英国口音很重。随后她的脸变得暗淡了，目光从埃勒里瞧到赖纳克医生。

“这是你的叔叔，梅休小姐，”索恩说，“赖纳克医生。这另一位先生，我抱歉地说，不是你亲戚。他是埃勒里·奎因先生，我的一个同事。”

“哦，”姑娘说。她转身朝向胖子，颤声说：“赫伯特叔叔。多么奇怪。我的意思是说——我一直感到孤独。你们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传说，赫伯特叔叔，你和萨拉姑母以及其余的人，而现在……”当她用双臂搂住胖子吻他那耷拉下来的脸颊时，有点儿哽咽。

“我亲爱的，”赖纳克医生庄重地说；对于他的这种假庄重，埃勒里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。

“可你们必须告诉我一切！父亲——父亲怎么样？说这样的话似乎……似乎十分奇怪。”

“梅休小姐，”律师很快地说，“你看是不是我们最好先带你通过海关？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赶。长岛，你知道。”

“岛？”她那双无邪的眼睛睁大了。“听来真让人兴奋！”

“哦，那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——”

“请原谅我……我像个十足的傻瓜。”她微微一笑。“我完全听你的吩咐，索恩先生。你给我写信，真是太仁慈了。”

在他们朝海关走去时，埃勒里拉后一点，留心注视赖纳克医生。但那个月亮似的大脸盘上的表情就像一尊丑怪雕塑般深不可测。

赖纳克医生开车。这不是索恩的车；索恩有辆豪华的林肯牌新轿车，而这只是一辆别克牌旧车，虽还能用，却已破旧。

姑娘的行李捆在车后和车两侧；埃勒里对行李这么少感到迷惑不解——三只小皮箱和一只小小的扁箱。这四件可怜兮兮的箱子装了她所有的财产了吗？

坐在胖子旁边，埃勒里侧起耳朵听。他没大注意赖纳克开车所走的路。

后座的两个人长时间地沉默着。后来索恩以一种奇特的不祥的决断清了清喉咙。埃勒里明白跟着来的是什麼；他常常听到宣布死刑判决的法官们嘴里发出的这种清喉咙的声音。

“我们有件悲痛的事告诉你，梅休小姐。你还是这会儿知道的好。”

“悲痛？”姑娘过了会儿低声说。“悲痛？哦，不会是——”

“你父亲，”索恩用几乎让人听不见的声音说。“他死了。”

她嚷道：“哦！”声音小小的，充满了绝望；随后便变得沉默。

“我极为遗憾，不得不用这种消息迎接你，”索恩在静默中说。“我们本期望……我明白这对你来说会多么尴尬。但终究，你同根本不认识他也差不多。对父母的爱，我想，跟童年时同父母的交往程度成正比例。如果根本没有什么交往……”

“这是件令人震惊的事，自然，”艾丽丝用压抑的声音说。“然而，正如你所说，他对我来说是个陌生人。仅仅是个名字。”

如我在信中告诉你的，母亲离婚后带我去英国时，我才蹒跚学步。我对父亲毫无印象。自那以后我没见过他，也没收到过他的信。”

“是的，”律师喃喃地说。

“要不是我母亲在我六岁时去世，我可能会对父亲知道得多些；但她死了，而我的亲属——她的亲属，在英国的……约翰舅舅去年秋天死了，他是我最后一个亲属，于是就剩下了我孤单一一人。收到你的信时，我是——多么高兴，索恩先生。我不再感到孤单了。多年来我第一次感到真正快乐。而现在——”她住了口，凝视着窗外。

赖纳克医生转过他的大脑袋，慈祥地微笑着。“但你并不孤单，亲爱的，有微不足道的我，有你姑母萨拉，还有米利——米利是我妻子，艾丽丝；自然你一点不了解她——甚至还有个名叫基思的强壮小伙子，他在我那儿打工——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只是不走运。”他嘻嘻笑着。“所以你看，对你来说是不会缺少交往友谊的。”

“谢谢你，赫伯特叔叔，”她小声说。“我确信你们大伙儿都对我非常好。索恩先生，父亲是怎样……你给我的回信中说他病了，但——”

“九天前他突然昏迷过去。那时你还没离开英国，我就给你的古董店地址发电报。但不知怎的，电报你没接着。”

“那时我已卖了商店，乘飞机四处跑，料理些事情。什么时候他……死的？”

“上星期四。葬礼……唔，我们不能等，你明白。我本可以给科罗尼亚号船发电报或打电话跟你联系，但我不忍心破坏了你的旅行。”

“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尽了这么多力。”不用拿眼睛看她，埃勒里就知道她眼里噙着泪水。“真是太好了，知道有什

么人——”

“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很艰难，”赖纳克医生嘟囔。

“当然啦，赫伯特叔叔。我很抱歉。”她沉默下来。当她再次说话时，似乎有一种强制力驱使着那些话语似的。“在约翰叔叔去世之后，我不知道到哪里找到父亲。我拥有的唯一美国地址是你的地址，索恩先生，那是某个保护人给我的。这是唯一我能想到的主意。我当时确信，一位律师能为我找到父亲。这就是我给你详细写信并附上像片等等的原因。”

“自然我们尽力而为。”索恩似乎嗓子出了问题。“在我找到你父亲、第一次去见他，把你的信和照片给他看时，他……我确信，这肯定会使你高兴，梅休小姐，他非常想要你，晚年他显然过得十分艰难——哦，是精神方面，感情方面。因此，应他的请求，我给你写了信。我第二次去看他，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活着时，提起了遗产——”

埃勒里觉得，赖纳克的大手在方向盘上握紧了，但胖脸上仍是挂着那副满不在乎、无动于衷的冷漠笑容。

“对不起，”艾丽丝疲惫地说，“请劳驾别说了。好不好，索恩先生？我——我这会儿不想谈这类事。”

汽车在荒凉的道路上飞驰，像是要逃离开这恶劣的天气。乡村瑟缩在铅灰色的阴沉天空下。昏暗而透风的车后座变得更冷，冷气透过缝隙和他们的外衣侵入肌肤。

埃勒里跺跺脚，扭过身子瞅了艾丽丝·梅休一眼。她的椭圆面孔在昏暗中微微闪光；她笔挺地坐着，双手紧握成小小拳头放在膝上。索恩颓然倒在她旁边的座位上，凝视着窗外。

“确实，要下雪了，”赖纳克医生说，兴高采烈地鼓起腮帮子。

没人回应。

路程漫长。一路景色阴郁单调，与天气匹配。他们早已离开